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九十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 起玄黓攝提格盡昭陽赤奮若凡十二年

太祖高皇帝下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 班志高帝十一年更名東垣曰真定武帝元鼎四年置真定國垣音轅 過柏人 班志柏人縣屬趙國括地志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至唐天寶元年更柏人曰堯山 貫高等壁人於廁中欲以要上 文穎曰置

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要一遥翻上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東垣至　春三月行如洛陽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毼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衣於既翻絺丑知翻紵音宁罽居例翻操千高翻余據錦織文也繡刺文而五采備者也縠縐紗也騎奇寄翻　秋九月行自洛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從才用翻

匈奴冒頓數苦北邊數所角翻下同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

下初定士卒罷於兵罷讀曰疲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說式芮翻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也長知兩翻厚奉遺之遺于季翻下同彼必慕以為閼氏閼氏音煙支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鮮息善翻少也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風與諷同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

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宫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近其靳翻）欲遣長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師古曰於外庶人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以妻單于（妻千細翻）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説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

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懐之以徳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踈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少詩沼翻下同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齊之王族諸田也楚之王族昭

屈景也皆二國之彊家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之所徙也屈九勿翻　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民東有六國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枕之鴆翻　臣願陛下徙六國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族及豪桀於關中與利田宅謂便利田宅也　凡十餘萬口　十二月上行如洛陽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謀謂謀弒上事始上卷七年怨於元翻又如字變非

常也謂上告非常之事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貢父曰逮者其人存在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義也一曰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召之捕則加束縛矣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白明白也乃轞車膠致師古曰轞車者車而為檻形以版四周之無所通見史記正義曰膠致者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榜音彭剟丁劣翻索隱曰剟亦刺也應劭曰以鐵刺之也身無可擊者

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數所角翻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少詩沼翻而汝也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蓋欲求貫高平日相知昵者以其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班表郎中令之屬有太中大夫中大夫皆掌論議泄音薛泄姓也秦時衛有泄姬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言以義自立不受侵辱重於然諾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前韋昭曰如今輿床人輿以行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高時搒笞刺剟委困故以箯輿處之索隱曰服虔云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箯一名編齊魯以北名

為蜀郭璞三蒼注云𠊓輂土器音鞭泄公與相勞苦如生平驩勞力到翻相勞且問其所苦也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不讀曰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謂以罪論抵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為于偽翻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上赦趙王敖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上賢貫高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

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塞悉則翻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復扶又翻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絶亢遂死蘇林曰亢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也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烏龍即喉嚨也亢音岡又下郎翻

荀悅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殺讀曰弑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塞悉則翻行下孟翻春秋之義大居正大居正者以居正為大也罪無赦可也

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詔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　二月行自洛陽至

初上詔趙羣臣賓客敢從張王者皆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髠鉗為王家奴以從田叔孟舒皆趙國郎中也從才用翻及張敖既免上賢田叔孟舒等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有過之者故云無出其右也貢父曰古者居則貴左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也上盡拜為郡守諸侯相班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漢初諸侯

王國亦置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秩二千石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更以丞相何為相國自丞相進相相國則相國之位尊於丞相矣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宫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於萬年師古曰三輔黄圖云高祖初居櫟陽太上皇因居櫟陽既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焉　考異曰漢書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荀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葢荀悅之時漢書本尚未訛謬故也今從之

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故特赦之

定陶戚姬有寵於上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

百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倢伃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美人美號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從才用翻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長知兩翻守式又翻疏與疎同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吃音訖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

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重言期期貢父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為綦孔頴達曰釋詁曰幾汔也杜預曰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知其不可周昌又曰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汔同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東廂殿東堂也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廂言似箱篋之形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為于偽翻幾居依翻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符璽御史之掌符璽者也屬御史大夫璽斯氏翻請為趙王置貴彊相為于偽翻相息亮翻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

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為呂后殺戚夫人及如意張本而以堯代昌為御史大夫考異曰史記漢書張良傳皆云十二年上擊黥布還愈欲易太子按百官表十年趙堯為御史大夫則是時太子位已定今從之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相國監趙代邊兵夏音賈豨許豈翻又音希徐廣曰為趙相國將兵守代監古銜翻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辟音闢除也屏除左右也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

將將即亮翻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為于偽翻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魏無忌信陵君也及為相守邊告歸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賜予皆絶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過趙賔客隨之千餘乘乘繩證翻邯鄲官舍皆滿趙相周昌求入見上見賢遍翻具言豨賔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

引狶狶恐韓王信因使王黃曼丘臣等說誘之說式芮翻誘音酉太上皇崩上使人召狶狶稱病不至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刼略趙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狶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秦滅趙置鉅鹿邯鄲郡漢始置常山郡杜佑通典曰漢常山郡故城在趙州元氏縣西守者郡守尉者都尉守式又翻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不讀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將即亮翻下同見賢遍翻上嫚罵曰豎子能為

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貢父曰與猶待也原父曰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豨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賈音古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

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聊城（班志聊城縣屬東郡括地志聊城故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也戰國時亦為齊地）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殘謂多所殺戮）趙利守東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更工衡翻）帝購王黃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豨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有罪而居作者為徒有罪而沒入官者為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

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按班書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樂說也封慎陽侯呂后欲召恐其儻不就儻或然之辭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彊其兩翻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師古曰懸鐘之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不用蒯徹見十卷四年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

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于陳見上卷六年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閈侯旰翻王于況翻朝直遥翻請才性翻又如字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于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見十卷四年其後漢

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見十五年卷）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復扶又翻）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徼一遥翻）疇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疇時流翻）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幾居衣翻）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將軍柴武斬韓王信于參合姓譜柴姓高柴之後班志參合縣屬代郡括地志參合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上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喜者喜除其偪憐者憐其功大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

何寛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鋭精持鋒鋭精言磨淬精鐵而鋭之也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師古曰顧念也余謂顧反視也反己而自視其力有所不能也又可盡烹之邪上曰置之置猶舍也又赦也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晉陽漢為太原郡治所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歳似還都于中都也恒戶登翻大赦天下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

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是反形已具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道屬蜀郡臣瓚曰今漢嘉是也章懷太子賢曰青衣道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今嘉州龍游縣也傳張戀翻處昌呂翻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二世二年彭越起於昌邑為于偽翻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

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復扶又翻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此以漢書本紀為據史記高祖紀作夏夷彭越三族年表書越反誅又在十年夏誅彭越葢以盧綰言為据梟越首洛陽下詔有収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姓譜欒晉卿欒氏之後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提挈也挈而趨鼎欲投之於湯趨七俞翻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

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從子容翻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丙午立皇子恢為梁王考異曰漢書諸侯王表作三月丙午按劉羲叟長厯三月丙辰朔無丙午今從史記年表今按史記年表作二月丙午但通鑑先

書三月夷彭越三族方於此書立子恢為梁王則又是三月丙午 丙寅立皇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 夏四月行自洛陽至 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晉志秦使任囂趙佗攻粵畧取陸梁地遂定南粵以為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余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三十三年取南粵置南海桂林象郡此南海尉止典南海一郡兵猶三十六郡之尉也安得兼典桂林象郡任囂既死秦已破滅趙佗始擊并桂林象郡以此知非兼典也佗徒河翻 使陸賈即授璽綬姓譜陸古天子陸終之後 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

囂病且死任音壬囂音敖召龍川令趙佗班志龍川縣屬南海郡裴氏廣州記龍川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為號師古曰今循州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興兵絶新道自備蘇林曰新道秦所新通越道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尉佗所都今為廣州治所番音潘禺音愚又魚容翻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長知兩翻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皮義翻行

南海尉事嚚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武帝伐南越遣陽僕出豫章下橫浦則橫浦通豫章之路也杜佑曰橫浦關在虔州大庾縣西南南康記曰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班志陽山侯國屬桂陽郡姚氏曰連州陽山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新唐書地理志連州陽山縣有故秦湟谿關郡國志陽山縣理洭水之南即其故墟本南越置關之邑故關在縣西北四十里茂溪口湟音皇盜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桂林後武帝改為鬱林郡象郡武帝改為日南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陸生至尉佗魋結服虔曰今兵士椎頭髻也

師古曰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魋音椎結讀曰髻箕倨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尉佗本真定人故貫云然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背父母之國不念墳墓宗族是反天性也椎髻以從蠻夷之俗是棄冠帶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倍蒲妹翻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王王下于

況翻下故王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未集言未成也屈彊於此師古曰屈彊謂不柔服也屈其勿翻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蹶音厥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

復扶又翻陸生曰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崎丘宜翻嶇音區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余謂遽者急促也今江南人謂之便何至便不如漢也遽其庶翻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橐中裝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

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佗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佗送師古曰佗猶餘也陸生卒拜尉佗為南越王卒子恤翻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治直之翻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鄉讀曰嚮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為于偽翻粗坐五翻畧也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惡見人惡烏路翻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戶者謂守門戶者也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班志舞陽縣屬潁川郡應劭曰舞水出其縣之南史記正義在許州葉縣東十里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曷翻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枕之鴆翻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

何憊也憊蒲拜翻疲極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謂與李斯謀殺扶蘇立胡亥也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為醢即刑法志所謂菹其骨肉是也賈公彥曰有骨為臡無骨為醢菜肉通全物若牒為菹細切為韲作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及漬剉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菹醢醬所和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賁音

肥姓也赫其名也姓譜有賁姓以為縣賁父之後風俗通魯有賁浦皆音奔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遺于季翻王疑其與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傳柱戀翻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語牛倨翻怨於元翻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者不顯言其事淮南王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

公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春秋胡子之國史記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余據唐陽城縣屬河南郡與漢汝南之汝陰相去頗遠又據史記滕公傳平城圍解增食細陽千戶細陽縣屬汝南郡葢與汝陰鄰境索隱曰汝陰屬汝南亦據班志也名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疏分也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

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吳謂荆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國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蔡縣屬沛郡春秋時之州來也越會稽地故越王勾踐之墟也長沙吳芮所封國時其子臣嗣封黥布都六阻淮為固故策其西取下蔡東取劉賈以據全淮越在東南故策其歸輜重於越以自厚為深固不可取之計布娶於長沙王故策其身歸長沙料其出於麗山之徒慮不及遠也重

直用翻　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麗山之徒也麗與驪同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皆為于僞翻下間為為妻為上同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考異曰史記諸侯年表云十二月庚子厲王長元年漢書諸侯王表十月庚午立今從漢書帝紀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所謂四皓也避秦之亂隱於商山索隱曰按陳留志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

夏黄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黄公甪里先生河内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甪盧谷翻說建成侯呂釋之曰班志建成侯國屬沛郡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位已至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間古覧翻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彊其兩翻師古曰輜車衣車也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

妻子自彊於是吕釋之立夜見吕后吕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吕澤夜見吕后按恩澤侯表有周吕侯澤建成侯釋之今此上云建成侯而下云吕澤恐誤當為釋之是又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筞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刼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筞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吕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

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欲使太子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説建成侯云云上遂自行上破布歸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

侯本招此四人之功也按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若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實能柅其事不過汙高祖數寸之刄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繒繳安施乎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為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為此哉此特辯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亦猶蘇秦約六國從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魯仲連折新垣衍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耳凡此之類皆非事實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

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惟思也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守式又翻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今在新豐西

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一里半按郵乃今之候也見上曰臣宜從從才用翻病甚楚人劉疾劉匹妙翻頗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監古街翻彊其兩翻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班志太子太傅少傅古官予據古世子有三師三少至漢惟太傅少傅耳少詩照翻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漢官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戎

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至光武罷省班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陵班志富陵縣屬臨淮郡括地志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刼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班志臨淮郡有徐縣僮縣楚蓋發兵與布戰于二縣之間杜預曰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師古曰不聚一處而分為三欲互相救出奇譎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别為三彼敗吾一軍散如字敗補邁翻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軍遇於蘄西班志蘄縣屬沛郡布兵精甚上壁庸城以布軍鋭甚故堅壁以挫之庸城地名必亦在蘄縣西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陳讀曰陣惡烏路翻與布相望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數所角翻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别將追之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括地志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十步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樂音洛下同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音戶甘翻上自為歌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行戶剛翻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復除其民不豫賦役復方目翻與讀曰預樂飲十餘日乃去　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蘇林曰洮音兆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閒余據布軍既敗走江南則洮水當在江南羅含湘中記零陵有洮水水經注洮

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注于湘水如淳註洮陽之洮音韜益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而洮水又在長沙境内疑近是也杜佑曰漢洮陽縣城在永州湘源縣西北按今全州漢洮陽縣地有洮水在清湘縣北

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成王臣使人誘布偽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番音婆師古曰茲鄉鄡陽縣之鄉也班志鄡陽縣屬豫章郡鄡古么翻余據史記及漢書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竊意茲鄉當在番陽界非鄡陽

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班志當城縣屬代郡闞駰十三州記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桓都山作城故曰當城史記正義曰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　考異曰盧綰傳云漢使樊噲擊斬豨按斬豨者周勃非樊噲也

上以荊王賈

無後更以荆為吳國辛丑立尺仲之子濞為吳王服虔曰濞音帔普懿翻王三郡五十三城為後濞以吳反張本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良先行太子少傅事以諫不聽因稱疾不肯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故廢太子申生而以驪姬之子奚齊屬荀息而立之公薨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其弟卓子里克殺卓子迎立惠公惠公為秦所執既歸而薨子懷公立秦納文公而殺懷公晉乃定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

胡亥自使滅祀事見秦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食無味之食也孔文祥曰與帝俱攻冒若難俱食淡也或曰攻治也余按周禮卝人注物地占其形色知鹹啖也釋文啖直覽翻疏作鹹淡則知啖淡古字通用其可背哉背蒲妹翻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適謂太子少謂趙王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汙烏故翻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

王乃止不立　相國何以長安地陿陿與狹同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師古曰稾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稾稅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收稾入官稾工老翻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賈音古為于偽翻下遐嫁翻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

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揺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慙悔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

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陳豨之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陳豨反於代代在燕之西南故綰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為于偽翻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寛得長王燕王于況翻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

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間古莧翻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欲使之連兵相持勝負久而不決也漢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帝使使召盧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班志辟陽縣屬信都國辟必亦翻姓譜有審姓食其音異基御史大夫趙尭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閉其蹤跡藏匿其人也謂其幸

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屬之欲翮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為燕王

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遥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

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尚惟得長沙桂陽耳今封織南海王復遥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吕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治直之翻下同上嫚駡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謂劒也中竹仲反見賢遍翻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扁鵲古之良醫扁補辨翻遂不使治疾賜黄金五十斤罷之吕后問曰陛下百歳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多少之少師古曰戇愚也古者下紺翻今則竹巷翻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

知讀曰智少詩治翻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復扶又翻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

夏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壽五十三考異曰漢書云呂后與審食其謀盡誅諸將酈商見審食其說以如此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按呂后雖暴戾亦安敢一旦盡誅大臣又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不在代此說恐妄今不取

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幸也聞帝崩遂亡入匈奴

五月丙寅葬高帝於長陵班志長陵縣高帝置屬左馮翊皇甫謐曰長陵在渭水北

去長安城三十五里臣瓚曰在長安北四十里括地志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粧具陵旁起邑置令丞尉奉守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見九卷元年

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帝既滅項羽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

韓信申軍法帝命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

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

叔孫通制禮儀見上卷六年七年

又與

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剖符作誓謂剖符封功臣刑白馬與為山河帶礪之盟也丹書鐵契者以鐵為契以丹書之如淳曰金匱猶金縢也師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重慎之義盖謂以丹書盟誓之言于鐵劵盛之以金匱石室而藏之宗廟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朱土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立範也給足也日不暇給言衆事繁多常汲汲也余謂日不暇給益言項羽既平諸侯又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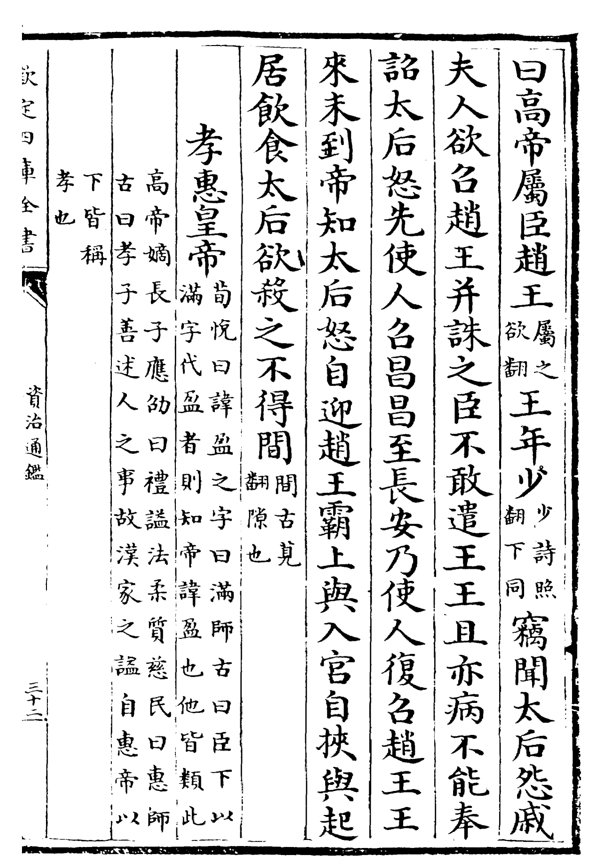
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云黨於吕氏即一日上晏駕師古曰惡謂毁譖言其罪惡也音如字晏駕者天子當晨起早作而忽崩隕不出臨朝凡臣子之心

猶謂宫車晚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如淳曰駟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傳株戀翻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吕后弟吕嬃之夫嬃音須師古曰行計謂于道中行且計也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

載檻車傳詣長安（傳柱戀翻遞也）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畏呂須讒之於太后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固請得宿衛中（請得宿衛禁中也復扶又翻下同）太后乃以為郎中令（班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使傅教惠帝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赭衣因服也以赤土染之赭止也翻）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



曰高帝屬臣趙王屬之欲翻王年少少詩照翻下同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閒古莧翻隙也

孝惠皇帝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帝嫡長子應劭曰禮謚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人之事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

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年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廣志鴆鳥大如鶚毛紫綠色有毒頸長七八寸食蝮蛇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食則殺人范成大曰鴆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形如鴞差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唯食毒蛇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于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碎啄蛇吞之山有鴆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往時人以銀作爪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鴆矢著人立死集於石石亦裂此禽至宂極毒所謂酖即鴆酒也陸佃埤雅曰鴆似鷹而紫黑喙長七八寸作銅色食蛇蛇入口輙爛屎溺著石石亦為之爛羽翮有毒以櫟酒飲殺人惟犀角可以解故有鴆處必有犀飲於禁翻犁明徐廣曰犁猶比也比至天明也諸言犁明者將明時也呂靜曰犁結也力奚翻程大昌曰徐說非也犁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

也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康云力追切未知何據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斷丁管翻去羌呂翻師古曰去其眼睛以藥薰耳令聾也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瘖於今翻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師古曰令太后治事已自如太子然余謂惠帝之意蓋以謂身為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寵姬是終不能治天下也治直之翻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樂音洛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見記曲禮號戶高翻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身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高祖十一年封友於淮陽春正月始作長安城西北方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乃畢故書以始事杜佑曰惠帝所築長安城在今大興城西北苑中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高祖庶長子肥也朝直遥翻飲於太后

前帝以齊王兄也置之上坐蓋以宫中以兄弟齒列為序非外朝君臣之禮坐徂卧翻太后怒酌酖酒置前賜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太后恐自起泛帝卮漢書音義泛音幡索隱音捧余據泛駕之泛其義為覆則音覂亦通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大恐齊内史士說王師古曰内史王國官士其名也班表王國有内史掌治民使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罷歸齊王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五行志曰温陵之家見賢遍翻　隴西地震　夏旱　郃陽侯仲薨仲即代王喜封

郃陽事見上卷高祖七年

酇文終侯蕭何病諡法有始有卒曰終蒙曰克成令名曰終

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僻隱也垣墻也治直之翻

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執家所奪癸巳以曹參為相國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曰家人也一曰私屬官主家事者也余據戰國時蘇秦使舍人資送張儀入秦李斯為吕不韋舍人謂為私屬官可也以為主家事則拘矣趣讀曰促速也治行謂飭治行裝也

吾將入

相居無何居無何謂居無幾時也相息亮翻下同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言推舉以為賢也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師古曰舉皆也言凡事無更改更工衡翻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木質朴也訥謇於言也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漢制丞相官屬長史之下有掾史令史等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斥卻也逐也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去羌呂翻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言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間欲有所言復飲

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開啟也謂有所啟白以為常者飲之以酒也飲於禁翻復扶又翻）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覆敷救翻）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窋張律翻）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治直之翻與讀曰歟）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朝直遙翻）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

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較若猶今言較然也畫一言其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師古曰載猶乘也民以寧壹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為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遺于季翻下同褻息列翻汚也

（嫚傲也）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漢有五官左右中郎三將秩二千石典領中郎屬郎中令）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見上卷高祖七年　考異曰季布傳云前陳豨反於代相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按平城之圍乃韓王信反非陳豨反也）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絶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謾莫連翻又莫官切又音慢欺誑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

張釋報書謁者秦官掌賔賛受事員七十人大謁者益其長也　考異曰史記文帝本紀及惠景間侯者表漢書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紀八年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卿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云張釋顔師古注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從史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表周勃傳深自謙遜以謝之遜與遜同順也并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四乘繩證翻冐頓復使使來謝復扶又翻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夏五月立閩越君揺為東海王揺與無諸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句音鉤從諸侯滅秦功多其民便附故立之都東

甌世號東甌王閩越王無諸高祖五年受封都冶今福州侯官是也帝又封摇於東海東海即東甌今温州永嘉是也應劭曰摇封東海在吴郡東南濵海此閩越東越所由分也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隷二萬人城長安自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今年春又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就役不欲復勞之故發王侯徒隷

秋七月都廐災都廏大廏也屬太僕

是歲蜀湔氐反班志湔氐道屬蜀郡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又百官表有蠻夷曰道則其地葢湔氐居之故曰道也湔則前翦裴松之音翦氐丁奚翻擊平之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后張敖女也魯元公主降敖而生后因下文重親故直書帝姊魯元

公主女既以紀人倫之變且著外戚固寵也重直龍翻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力田者取其竭力服勤于田事孝弟人倫之大力田人生之本故令郡國舉之復其身以風厲天下也弟讀曰悌復方目翻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帝年十七即位至是始冠孔穎達曰案略說周公對成王云古者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冕也世本謂黃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于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則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古者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其士則二十而冠古者行冠禮於廟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所謂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諸侯則四加而有玄冕故大戴禮云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當五加衮冕也鄭樵曰漢改皇帝

冠為加元服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冠訖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見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師古曰非大朝見中間小謁見曰間往天子出入警蹕辟止行人數蹕則人以為煩鄭氏周禮注曰國有事王當出則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賈公彥疏曰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填塞街巷備非常也蹕壁吉翻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武庫在長樂未央之間故築複道始於武庫南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冠月旦以遊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遊其道正直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黄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冠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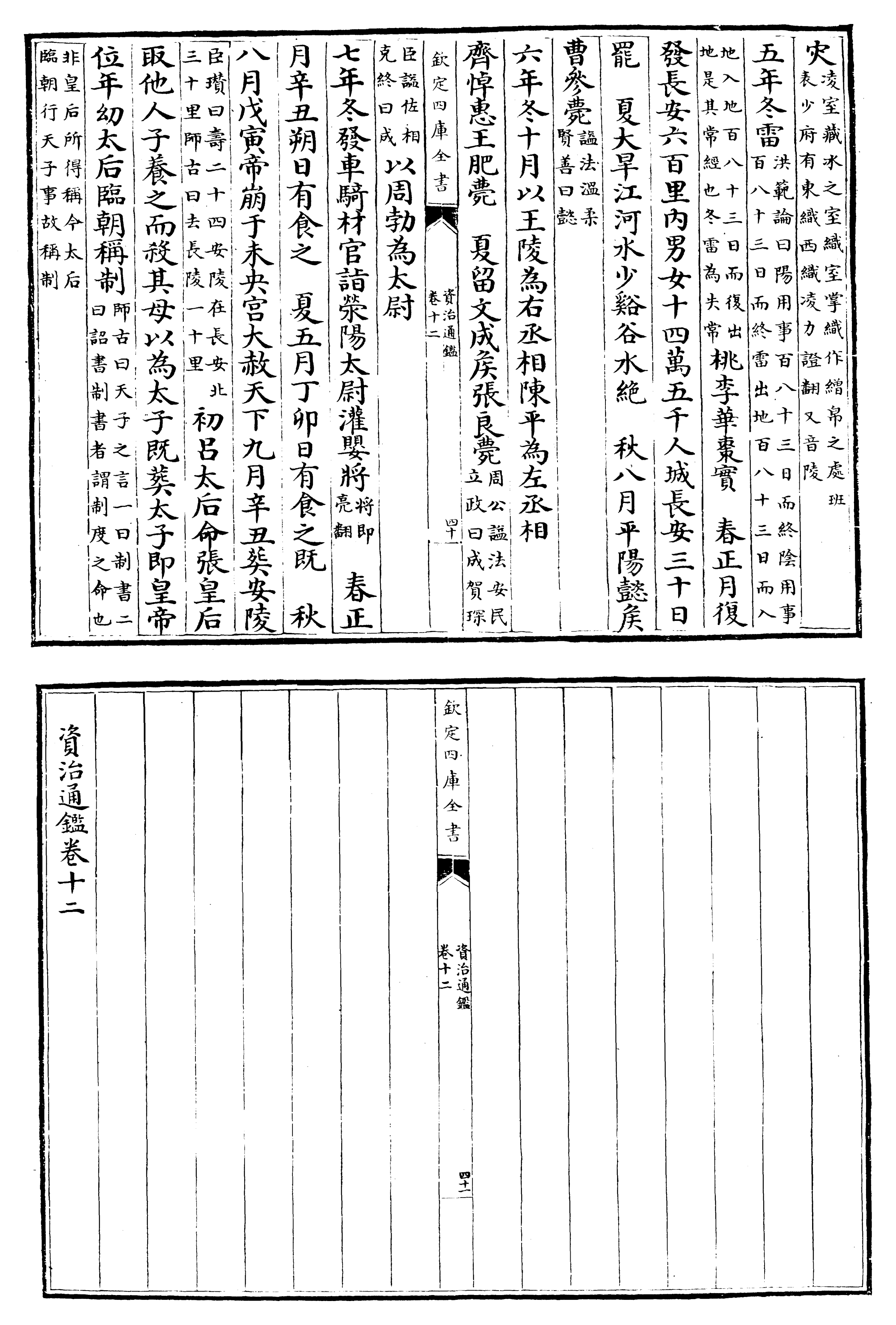
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夜遊衣冠皆非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壞音怪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孝經注宗尊也廟貌也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

置敢諫之鼓後漢書曰堯置敢諫之鼓賈誼曰三代之君則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繆哉

長樂宮鴻臺災三輔黃圖鴻臺在長樂宮中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于臺上故曰鴻臺

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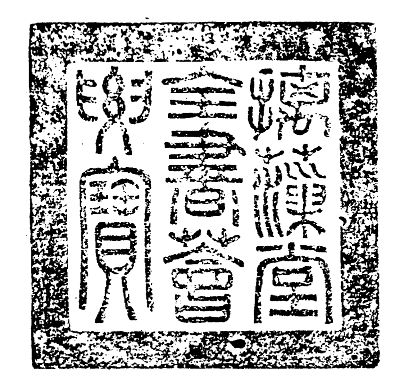

宂凌室藏冰之室織室掌織作繒帛之處班表少府有東織西織凌力證翻又音陵五年冬雷洪範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其常經也冬雷為失常桃李華棗實　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秋八月平陽懿侯曹參薨謚法溫柔賢善曰懿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齊悼惠王肥薨　夏留文成侯張良薨周公謚法安民立政曰成賀琛

臣謚佐相克終曰成以周勃為太尉

七年冬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將即亮翻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安陵臣瓚曰壽二十四安陵在長安北三十里師古曰去長陵一十里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令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故稱制

資治通鑑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舉人臣彭希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 起閼逢攝提格盡昭陽大淵獻凡十年

高皇后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索隱曰字娥姁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謚故稱高也師古曰諱雉故臣下諱雉也姁許于翻

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 高祖刑白馬與羣臣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非劉氏而王天

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説說讀曰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王于況翻太后喜罷朝朝直遥翻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啑所甲翻小啜也索隱引鄒氏音使接翻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背蒲妹翻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謂當朝廷而諫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

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此時尚右

故陳平自左丞相遷右丞相

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治直之翻

令監宮中如郎中令言食其不董丞相職事常監宮中若郎中令監古銜翻

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為趙隱王謀乃抵堯罪堯為趙王謀事見上卷高祖十年趙王如意諡隱諡法隱拂不成曰隱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為于偽翻

上黨守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為御史大夫任敖沛人少為獄吏高祖常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擊傷主呂后吏故后德之

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周

呂令武侯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臨泗侯班表以后父賜號索隱曰應劭云周呂國也按周及呂皆國名濟陰有呂郡縣晉灼曰呂縣名以為侯國予據班志呂縣屬楚國令武諡也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秦為威虐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故皆除之夏四月魯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為魯王諡公主曰魯元太后　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為襄城侯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朝為軹侯軹縣屬河内郡武為壺關侯壺關縣屬上黨郡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惠帝元年淮陽王友徙王趙今以封彊恒山郡本屬趙國今割以封不疑恒戶登翻

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風讀曰諷漢書恵景閒侯者表及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紀八年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卿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云張釋顔師古註曰荆燕呉傳云張擇今從史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表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鄜侯台為呂王蘇林曰台音胞胎之胎索隱曰鄜鄒並音怡漢書外戚侯表及高五王傳皆作酈侯今從史記本紀考異曰功臣侯表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濟子禮翻五月丙申趙王宫叢臺災劉昭志趙國邯鄲縣有叢臺秋桃李華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考異曰史記本紀高后元年立孝恵子不疑為恒山王呂台為呂王二年恒山王薨十一月呂王台薨年表二人皆以元年薨漢書本紀元年立不疑呂台産祿

通為王二年不疑薨年表元年不疑及呂台為王二年皆薨益史記年表薨字應在二年誤書於元年且其實二人皆以二年薨漢書本紀云産祿通為王亦誤也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羌道班志縣屬隴西郡武都時為縣漢志縣雜蠻夷曰道武帝置武都郡夏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為上邳侯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班志東漢下邳縣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師古曰瓚説是也班志朱虛縣屬琅邪郡栝地志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丹朱遊故虛故云朱虛也虛猶丘也朱猶丹也索隱虛音墟考異曰史記高后紀在元年今從漢書王子侯表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妻千細翻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恒山哀王不疑薨恒戶登翻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令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是復行八銖錢

癸丑立襄成侯山為恒山王更名義更工衡翻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班志江水出蜀郡湔氐道徼外㟭山東南至江都入海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孔安國註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班志隴西氐道縣禹貢漾水所出至武都為漢又於武都註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漢中郡有沔陽縣如淳註曰此方人謂漢水為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沔沔水經則以為沔漾異源漾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其流東南歷白水葭萌又東南過巴郡閬中至江津縣而入于江涪水注之

庚仲雍所謂內水者也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沮水東逕漢中郡沔陽南鄭成固等縣又東逕西城錫縣又東逕南郡襄陽中廬即宜城郡當陽縣又東逕江夏雲杜縣又南至沙羨縣入江予據禹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大別南入於江則漢水源出於漾據水經則漾會於涪沔入於江所出異源所入異派據班志則漾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水而東漢水受氐道水通謂之沔過江夏而入于江則漾沔似合為一矣然又言沮水出沮縣南至沙羨入江與水經所謂沔水即沮水說似不合而實合也

秋星晝見見賢遍翻

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班志伊水出弘農郡熊耳山東北入洛水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荀渠山酈道元註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耳又班志洛水出弘農上洛縣東北至河南鞏縣入河

汝水溢流八百餘家應劭曰汝水出弘農縣入淮水經汝水出

南陽魯陽縣之大孟山東南逕頴川之郟定陵郾又東南過汝南之上蔡平輿南入於淮

四年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為昌平侯班志昌平縣屬上谷郡　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須為臨光侯嬃音須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惠帝張皇后魯元公主之女太后以其無子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而殺其母少帝及義朝彊不疑皆是也長知兩翻　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語牛踞翻　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治直之翻　其代之群臣皆頓首

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更工衡翻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軹矦朝為恒山王恒戶登翻是歲以平陽矦曹窋為御史大夫窋張律翻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漢於邊關與蠻夷通市謂之關市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使疏吏翻別彼列翻并王于況翻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湯曰吾武甚自號曰武王佗曰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貢父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亦猶書謂文王為寧王耳史記之言未可信也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敗補邁翻秋八月淮陽懷王彊薨以壺關矦武為淮陽王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初令戍卒歲更秦虐用其民南戍五嶺北築長城戍卒連年不歸而死者多矣至此始令一歲而更更工衡翻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嘉台之子也二年台薨嘉嗣處昌呂翻十一月立肅王弟產為呂王台謚曰肅春星晝

見見賢遍翻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封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班志東牟縣屬東萊郡賢曰東牟故城在今萊州文登縣西北亦入宿衛匈奴寇狄道攻阿陽班志狄道縣屬隴西郡阿陽縣屬天水郡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宣平侯張敖卒考異曰史記呂后本紀敖卒在明年六月按史記功臣表高后六年敖卒漢書功臣表敖以高祖九年封十七年薨益本紀之誤賜諡曰魯元王張敖本嗣父耳爵為趙王貫高之謀發敖廢為宣平侯仍尚魯元公主及惠帝之世齊悼惠王獻城陽郡以奉魯元敖之卒也因公主而賜諡曰魯元王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畧二千餘人　春正月太

后名趙幽王友（惠帝元年友自淮陽徙王趙）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名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言置之趙邸也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邸丁禮翻）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群臣或竊饋輒捕論之（捕其饋者以罪論之）丁丑趙王餓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　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謂左右曰此為我也（惡烏路翻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

帝太傅　秋七月丁巳立平昌侯太為濟川王（四年封太為昌平侯班表亦作昌平此誤以平字在上濟川即濟南濟北之地葢割齊封之時太年幼未嘗之國濟子禮翻）呂頦女為將軍營陵侯劉澤妻（班志營陵縣屬北海郡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即臨淄營陵春秋謂之緣陵師古曰臨菑營陵皆故營丘地括地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從才用翻下后從同）齊人田生為之說大謁者張卿曰（張卿即前大謁者張釋也說式芮翻）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王之（長知兩翻王于況翻）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太

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琅邪王秦滅齊以瀕海之地置琅邪郡漢因之　考異曰史記世家漢書列傳皆云田生先說張卿令風大臣立呂產為呂王然後說令王澤按太后自以呂王嘉驕恣廢之以產代為呂王非始封於呂又諸呂之王已久何必待田生之謀以此不取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樂音洛太后以呂產女為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從才用翻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勝音升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諸侯王有國所以奉宗廟也今恢以愛姬之故至於自殺故以棄宗廟禮罪之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

虛矦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甞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將即亮翻種章勇翻下其種同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師古曰穊稠也穊種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非其種者鉏而去之以斥諸呂也穊音冀去羌呂翻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師古曰亡酒避酒而逃亡也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

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為于偽翻下因為同）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師古曰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其方策）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自入座平方深思不覺其至坐徂臥翻）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揣初委翻度也）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余謂豫順也）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

計在兩君掌握耳臣甞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謂告語也言絳侯素與之戲狎輕易其言也周勃封絳侯班志絳縣屬河東郡晉之舊都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師古曰厚為其具而與太尉樂飲樂音洛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遺于季翻太后使使告代王高祖七年立子恒為代王欲徙王趙王于況翻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為趙王追尊祿父建

成康侯釋之為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國除〔高祖初封盧綰於燕綰入匈奴乃立建為燕王美人子美人所生之子也〕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南越〔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至後漢避殤帝諱改曰林慮慮音閭〕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東平地名在濟東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封通弟莊為東平侯　三月太后祓還過軹道〔師古曰祓者除惡之祭祓音廢又敷勿翻〕見物如蒼犬撠太后掖〔師古曰撠謂拘持之也撠音戟拘居足翻掖與腋同〕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

為祟祟雖遂翻神禍也鬼厲也太后遂病掖傷太后為外孫魯王偃年少孤弱偃張敖子為于偽翻夏四月丁酉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班志新都縣屬南陽郡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樂昌今細陽之池陽鄉余據班志細陽縣屬汝南郡又東郡有樂昌縣考異曰史記惠景間侯者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今從本紀以輔魯王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如淳曰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班志建陵縣屬東海郡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江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禄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班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又有中尉

掌徼循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等令丞至後漢始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劉昭註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又據班表中壘以下八校尉皆武帝置意者武帝以前北軍屬中尉故領中壘令丞等官南軍蓋衛尉所統班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勃之入北軍也尚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衛尉毋入呂產殿門然後使朱虛侯逐產殺之未央宮郎中府吏廁中以此知南軍屬衛尉也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考異曰史記將相表八年七月辛巳食其為

太傅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漢書公卿表七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傅八年九月復為丞相後九月免以長歷推之八年七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閏月羣臣代邸上議無食其名二表皆誤今從史記本紀免相在此月本紀又云八月壬戌食其復為左丞相亦誤

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内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班表諸侯王高祖初置有太傅輔王内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武帝

分漢内史為左右後又更右為京兆尹左為馮翊中尉
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禄勲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
秩千石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更令相
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康曰廣陵人召平與東
陵侯名平及此名平凡三人此召平之子奴以平死事
封黎侯見功臣表名與邵同姓譜駟鄭七穆駟氏之後
祝周武王封黄帝之後於祝後以為氏

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予據史記文帝紀三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既有初字則前乎文帝之時當未有銅虎符也召平魏勃事在三年之前何縁有虎符發兵班史于文紀三年只書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汰去國相

(二字溫公則但書勃語於此而文紀不復書豈亦有疑於此邪)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王(為于偽翻)召平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琅邪王劉澤也三年割齊琅邪封之)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言澤自高帝時為將)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臨菑即古營丘齊國所都)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

國兵幷將之考異曰史記澤世家漢書傳皆以為澤與齊王合謀益誤今從史記呂后本紀齊王世家漢書呂后紀齊王傳琅邪王説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適讀曰嫡齊王襄悼惠王之子高帝之長孫也長知兩翻下同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濟南本屬齊元年割以封呂台台卒産嗣封遺諸侯王書遺于季翻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産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

之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

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其子寄與呂禄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刼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禄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楚王交高祖弟代王恒淮南王長高祖子吳王濞高祖姪琅邪王澤劉氏疏屬齊王襄高祖孫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惠帝子說式芮翻呂氏所立三王梁王呂産趙王呂禄燕王呂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

屬太尉屬之欲翻下同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而王于况翻呂禄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産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禄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嬃呂后之妹樊噲之妻於禄姑也若為将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過工禾翻玉寳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考異曰史記本紀八月庚申旦上有八月丙午漢書高后紀亦云八月庚申今以長歷推之下八月當為九月平陽

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産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姓譜周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於賈城子孫以國為氏又晉大夫賈季食邑于賈其後以邑為氏因數産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數所具翻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産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鄉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謂之合從也從子容翻且趣産急入宮趣讀曰促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内太尉北軍班志襄平縣屬遼東郡張晏曰紀通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

矦貢父曰漢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忘紀信之功哉疑成者即信之一名也通尚符節故使持節矯以帝命內勃北軍內讀曰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禄曰復扶又翻班志典客秦官掌諸矦歸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揭音竭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禄以為酈況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禄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者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袒者偏脫其一耳袒徒旱翻鄭氏注覲禮云凡為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

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監古銜翻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平陽侯時為御史大夫益將丞相之命以告衛尉使毋納產也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語牛倨翻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予讀曰與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餔時申時食為餔餔奔謨翻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

亂莫敢鬬逐産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府在宮中從朱虛侯勞力到翻才用翻朱虛侯已殺産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斬長樂衛尉呂更始更工衡翻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産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分扶問翻辛酉捕斬呂禄而笞殺呂頿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

王王梁呂産既誅故徙太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而正之不暇待有詔命也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栗與慄同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

班固賛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言寄與祿友善詭說之出

游因奪其兵而誅之是寄賣友也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師古曰周勃劫其父令其子行詭予謂劫者劫質也蓋劫寄父商為質諭以不行詭祿將殺之也蓋當時皆以寄為賣友故因發明父子朋友各有其倫為人臣子者當知所緩急先後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長知兩翻下同不如視諸王最賢

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幾居衣翻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言駟鈞惡戾如虎而著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寛厚太后家薄氏謹良言高帝見在諸子惟代王為冣長也見賢遍翻代王高帝姬薄氏所生薄姓戰國巳有之風俗通衛有賢人薄疑且立長固順况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

之欲翻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索隱曰漢書作喋音跕下牒翻陳湯杜業皆言喋血無盟歃事廣雅曰喋履也予據類篇啑字有色甲色洽二翻既從啑字音義當與歃同若從喋字則有履之義公羊傳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詞言之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卒子恤翻下同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師古曰言地形如犬之牙交而相入也石大而

下平磐据地面不可得而移動故以為喻也王于况翻 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揺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呼火故翻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為于偽翻使如字其黨寧能專一耶方今内有朱虚東牟之親外畏吴楚淮陽琅邪齊代之彊淮陽史記作淮南當從之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長知兩翻賢聖仁孝聞於天下

問聞音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者以荆灼龜文正横也占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庚横也李竒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嬗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又救翻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孔頴達曰兆者龜之亹拆繇者卜之文詞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為于偽翻薄昭還報曰信矣毋

可疑者毋與無通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師古曰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參乘參者三也蓋取三人為義乘繩證翻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傳株戀翻班志高陵縣屬左馮翊括地志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一里從才用翻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渭橋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包愷曰間音閑言欲向空閑處師古曰間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

陳不欲於衆中顯論也他皆類此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上時掌翻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群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長知兩翻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賔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余謂如說以代王南鄉坐為即君位之漸恐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葢王入代邸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賔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

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則南鄉非王之得已也羣臣扶之使南鄉耳遽以為南鄉坐可乎鄉讀曰嚮

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除宮清宮也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按行清淨殿中以備非常余謂此時羣臣雖奉帝即位而少帝猶居禁中葢有所屏除也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掊芳遇翻類篇曰頓也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班表宦者令屬少府張釋即大謁者封建陵侯者釋本宦者故兼是官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不去羌呂翻

以宮室為常處當乘輿以行天下故託乘輿言余謂康説乘輿本不與古義相悖但此所謂乘輿車不當以此解之漢乘輿之制輪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樠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旗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犛牛尾為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此即法駕文帝已立少帝安得乘此出宮乎沈約禮志云魏晉御小出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滕公職為太僕輿東牟侯除宮亦無緣召乘輿金根以載少帝意者此輿車益天子常所乘輿車即魏晉間小輿也

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漢官儀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

侍中驂乘屬車三十六乘蔡邕曰法駕乘金根車駕六
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驂乘屬車三十六乘沈約
禮志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轄飛軨轂外
復有轂施轄其外復設轄銅貫其中飛軨以赤油為之
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謂之飛軨金金薄繆龍為輿倚
較較在箱上㯫文畫藩藩箱也文虎伏軾鸞雀立衡㯫
文畫輈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橑末建太常
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施十二鸞金為叉髦插
以翟尾又加左纛所謂左纛輿也路如周王路之制應
劭漢官鹵簿圖乘輿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副又
五色安車五色文車各五乘建龍旗駕四車施八鸞餘
如金根之制猶周金路也車各如方色所謂五時副車
白馬者朱其鬣安車者坐乘又有建華蓋九重甘泉鹵
簿者道車五乘斿車九乘在乘輿車前又有象車冣在
前試橋道宋明帝時建安王休仁議曰秦改周路制
為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

報

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郎謁者皆執戟以宿衛宮殿前所書少帝左右執戟者亦中郎郎中謁者之官也端門未央宮前殿之正南門也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為衛將軍班表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漢不常置蔡質漢儀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紫位次上卿余據大將軍始於灌嬰驃騎車騎左右前後將軍景武之後方有其官衛將軍則始置于此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行謂案行也行下更翻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山王及少帝

於邸分扶問翻 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上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漢之子孫以為功莫盛於高帝故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文帝故為帝者太宗之廟自唐以來諸帝廟號莫不稱宗而此義泯矣謚法經緯天地曰文

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為趙王澤以呂后七年自營陵侯封琅邪王齊王起兵誅諸呂澤失國西至京師與大臣共立帝以功徙封燕王趙王友幽死於呂后七年徙梁王恢王趙恢尋以逼死以其國封呂禄禄誅乃復封友長子遂為趙王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

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呂后封呂台為呂王得梁地奪齊楚之地以傅益之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上禮勃甚恭其罷朝也常目送之待其既出然後肆體自如朝直遙翻下同郎中安陵袁盎諫曰安陵屬右扶風惠帝所起陵邑按姓譜轅袁爰三姓皆出陳轅濤塗之後按史記作爰盎漢書作袁盎則袁爰通也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悖蒲內翻是時丞相為太尉本兵柄適

會其成功令丞相如有驕主色如似也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為于偽翻下同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治直吏翻令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今除此律帑音奴

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師古曰重謂增益也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重直用翻他皆類此有司曰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優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治直吏翻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釋舍也宜建謂嗣也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最長啟景帝名長知兩翻純厚慈仁請建以

為太子上乃許之春秋之法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清河觀

津人母以子貴風俗通夏帝相遭有窮氏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其後氏焉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清河郡無觀津蓋信都清河本皆趙也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四年為信都郡而清河郡則高帝置此在未分置之前故繫之清河杜佑曰漢觀津縣在德州蓨縣東北 有弟廣國

字少君幼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傳直戀翻 聞竇后立乃上

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

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

縣讀曰懸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

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為于偽翻行下孟翻賓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觀絳灌所以處二賓後世大臣以文義自持者其智識及此乎詔振貸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别有訓貸吐戴翻又令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帛絮賜物當稟鬻米者稟給也鬻讀曰粥之六翻糜也長吏閲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辭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班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長知兩翻不

滿九十嗇夫令史致漢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賦役又漢制縣長吏百石以下有所謂斗食佐史漢官云斗食佐史即斗食令史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令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其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行下孟翻稱尺證翻 楚元王交薨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劉昭志乘輿大駕法駕前驅有九斿雲罕鳳凰闟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鳥車衡上與本志不同晉志曰鸞旗車駕四馬先輅所載也屬車

在後漢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劉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古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沈約曰屬車皆阜蓋黄裏師古曰屬之欲翻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班志壯武屬膠東國括地志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之國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朝直遥翻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

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決獄當問之廷尉掌刑辟故問錢穀責治粟内史班表治粟内史秦官掌穀貨故錢穀出入當問之武帝太初元年改為大司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駑音奴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

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彊其兩翻）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說式芮翻處昌呂翻）久之即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事見高后七年）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隃領（師古曰隃與踰同）歲餘高后崩即罷兵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遺于季翻下同劉昫

曰唐黨州古西甌所居也漢屬鬱林郡界駱越也唐貴州鬱平縣古西甌駱越所居漢為鬱林廣鬱縣地又潘州亦西甌駱越地漢合浦郡地也又高州茂名縣及鬱林軍亦古西甌之地宋白曰秦象林郡皆西甌地師古曰西甌者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廣州記曰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也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為于偽翻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復扶又翻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棄外奉北藩

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佗真定人親昆弟皆在真定故來求之呂后七年佗反攻長沙故遣兩將軍屯於長沙以備之遺于季翻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博陽齊地高祖功臣表有博陽侯陳濞盡於此時為將軍也索隱曰博陽縣在汝南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治直之翻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

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兵亦當拒戰其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南沙南界予謂服領者自五嶺以南荒服之外因以稱之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亡與無同乘繩證翻是爭也

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師古曰彼此共棄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曰終今以來也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去羌呂翻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長知兩翻下同曰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絶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

蠻夷別彼列翻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以越為蠻夷故曰蠻夷越即予予牡毋予牝予讀曰與牡雄也牝雌也恐其蕃息故不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齒已長謂老也處昌呂翻下同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聞謂風聲傳聞也誅論謂以罪論死也壞音怪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言為漢所貶削不得振起也外亡以自高異亡讀曰無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更工衡翻高皇后聞之大怒

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去羌呂翻使使上如字下疏吏翻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齊哀王襄薨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守式又翻治直吏翻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班志洛陽縣屬河南郡帝召以為博士班表博士秦官

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黄龍元年增員十二人屬奉常

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言其贍於文辭而博識也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班表太中大夫掌論議無員多至數十人秩比千石屬郎中令

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正朔謂夏建寅為人正商建丑為地正周建子為天正秦之建亥非三統也而漢因之此當改也周以火德王色尚赤漢繼周者也以土繼火色宜尚黄此當易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則倘矣六卿各率其屬凡三百六十秦立百官之職名漢因循而不革此當定也高祖之時叔孫通采秦儀以制朝廷之禮因秦樂人以作宗廟之樂此當興也誼之説雖未為盡醇而其志則可尚矣

帝謙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月曲逆獻侯陳平薨　詔列侯各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謂特以恩愛見留余謂當時如周勃者是也　十一月乙亥周勃復為丞相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匄音丐乞也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賢良方正之舉昉此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省所景翻減也繇讀曰徭役也罷衛將軍按班紀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通鑑傳寫逸一軍字耳太僕見馬遺財足

餘皆以給傳置班表太僕掌輿馬見馬見在之馬也遺留也財與纔同少也僅也言減見在之馬所留財足充事而已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傳張戀翻潁陰侯騎賈山潁陰侯灌嬰也騎者蓋在侯家為騎從也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折而設翻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惡烏路翻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賁音奔如此則人

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九州州方千里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以九州之民周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青雍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職方氏所掌曰揚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曰千八百國者舉成數也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罷讀曰疲勝音升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弋羊職翻繳射也天下弗能供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

其後嗣世世無窮度徒洛翻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古無字通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道讀曰導言為諂諛導迎上意納之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師古曰潰水旁決也言天下已壞如水之潰也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訢讀曰欣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

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班表左右曹諸吏散騎常侍中常侍皆加官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隳於事也解讀曰懈弛式氏翻放也隳與惰同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說讀曰悅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癃音隆病也老也疲病也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史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少詩沼翻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聞音問後以義推四方鄉風鄉讀曰嚮而從豪俊

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使皆務其方而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行下孟翻盡心以稱大禮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稱尺證翻壞音怪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樂音洛朝直遙翻下同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軌居洧翻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從才用翻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

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班志霸陵縣屬京兆故芷陽也帝起陵邑因更名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擥轡並蒲浪翻擥與攬同魯敢翻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徼工堯翻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張待之故得引卻慎夫人坐

也坐徂臥翻慎姓也古有慎到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為于偽翻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人彘事見上卷惠帝元年於是上乃說說讀曰悅召語慎夫人語牛倨翻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管子管仲之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治直之翻下同古之人曰一夫不耕

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亡古無字通則物力必屈屈其勿翻盡也下大屈同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棄農業而務工商者甚衆殘謂傷害天下也背蒲妹翻淫侈之俗日日以長長知兩翻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孟康曰泛方勇翻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覂此通用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靡讀曰糜糜散也天下財産何得不蹷蹷音厥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幾居衣翻公私之積猶可

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心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余謂請賣爵子猶言請爵賣子也入粟得以拜爵故曰請爵富者有粟以徼上之急至於請爵貧者無以自活至於賣子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阽危欲墜之意阽音閻又丁念翻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熟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人羊翻禹湯被之矣被皮義翻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卒讀曰猝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

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衡讀曰横罷夫羸老易子皷其骨罷讀曰疲皷五巧翻齧也政治未畢通也治直吏翻遠方之能僭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貯丁呂翻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懐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毆與驅同著直略翻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樂音洛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與懍同廩廩危懼之意師古曰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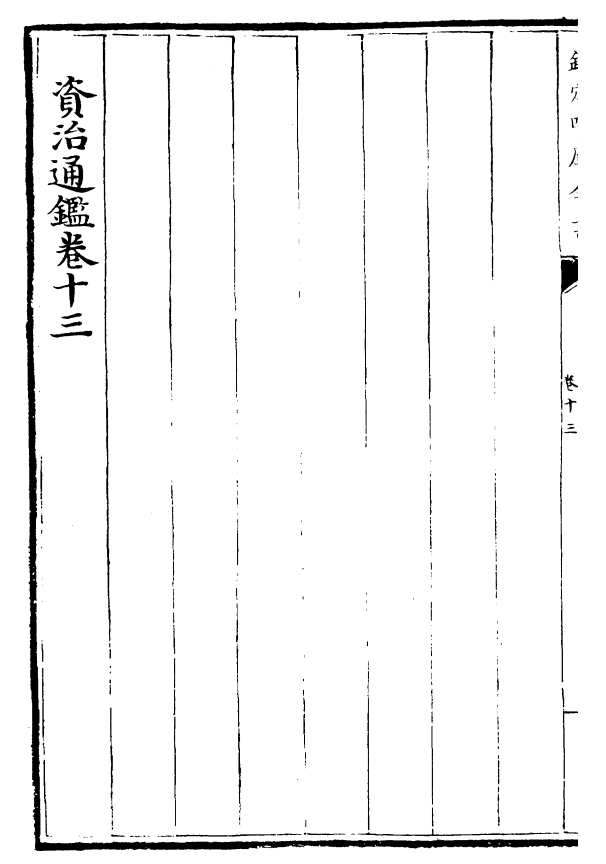
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直廩廩若此也竊為陛下惜之為于偽翻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謂蹈籍也師古曰國語云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則藉非假借明矣瓚說是也陸德明經典釋文藉在亦翻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亦猶辟兵辟非耳辟必亦翻彊其良翻一說辟讀曰闢彊讀曰疆闢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啟彊辟彊天

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𤈦其義兩說並通他皆倣此河間本屬趙國元年以幽王子遂為趙王至是又分河間以王遂之弟辟彊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城陽濟北本皆屬齊今分以王章興居二人皆悼惠王子濟子禮翻然後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版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音沸韋昭曰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頭四柱木是鄭玄注禮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

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又與和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訞言令猶有訞言罪則是中間重設此條訞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燕敬王澤薨謚法合善典法曰敬



資治通鑑卷十三